

從結婚到陰婚 一位農村女性的兩場婚禮

汪徐秋林 南方人物週刊

這是一場婚禮，也是一場葬禮。離婚的女人不能埋在娘家祖墳，家人擔心，如果不配陰婚，以後「上墳找不到地方」。

網絡博主「果任兒」喜歡記錄生活：5年間公開的884條短視頻裡，她把鏡頭對準家人、朋友、剛出生的孩子，拍下出行、聚會、跳舞等生活日常，最遠去過太原、邯鄲、石家莊，最近不過家中小院和自己房間。在大多數鏡頭裡，果任兒微笑著，「勇敢」「要幸福」是她常說的話。

農村女孩任美芳來自太行山深處：父親腿腳不便，母親精神失常，因為家庭貧困，兩個哥哥之一從小被送給鄉鄰。經歷結婚、生女、離婚，2024年8月，她在前夫家門外經生，3天後被娘家配了一樁陰婚。

任美芳就是果任兒。她微笑的照片，成為陰婚儀式上的結婚照，在互聯網上流傳。不少網民湧向她的賬號評論區，惋惜這個逝去時僅25歲的年輕女孩，一條點贊超過7000次的留言這樣說：「希望你在另一個世界沒有不幸的婚姻。」

「葬在這裡離孩子近」

娘家親人們相信，陰婚能讓任美芳在另一個世界得到安慰。

2024年11月初，南方週末記者來到山西省晉中市左權縣，任美芳出生和安葬的地方。這裡有黃黃的土，灰灰的天，磚塊瓦片構成人們生活的天地。每天都有數十輛火車轟鳴著穿過縣城，卻不載客，只把太行山深處的煤炭運到工廠。

任美芳的娘家——左權縣峒峪鎮西交村——在縣城30公里外，走下國道，再往山裡進發。村裡的男人為娶媳婦，過去多在煤礦上勞作，如今前往各處打工。女人出嫁後，多留在夫家養育孩子、照顧公婆。

任美芳的人生軌跡，原本也是如此。她讀過中專，進過工廠，嘗試在城裡找過工作。2022年7月，23歲的她走向一場婚姻，嫁到離家不遠的左權縣麻田鎮上。一年後，她生下一個女兒。

然而，這段婚姻破裂了。離婚一個多月後的2024年8月9日下午，根據生前聊天記錄和家屬講述，她想念孩子來到前夫家樓下，因見不到孩子喝下農藥。送醫救治無果，第二天，任美芳離開人世。

按照當地習俗，嫁出去的女人，死後由婆家安葬；未出嫁和離婚的女人，也不能埋在娘家祖墳。8月13日，大哥任志偉把任美芳的遺體從殯儀館接出，放進外刻「萬古流芳」字樣的紅色棺材裡，送往麻田鎮。

即將舉行的是一場葬禮，也是一場婚禮。兩天，任志偉及父母給任美芳結下一門「親事」，男方是麻田鎮人，2022年在左權縣礦區的一場車禍中罹難，歿年33歲，生前未婚。

山西省作協原副主席王洋夫的小說《婚宴》描寫過民間陰婚場面：「婚禮是快到中午時開始的。先是鼓匠們迎了出去，各舉著自己的樂器，吹著極熱鬧的曲子，走到一半又改吹一曲《妹妹你坐船頭》，再走一段又吹一曲《老鼠愛大米》……那邊的人馬也已經過來了，是八個年輕人，都穿著鮮明，護著一個綠棚，綠棚上繡了大朵的牡丹和小小的鳳凰鳥，還有黃黃的流蘇……綠棚下邊卻又不是轎，是一個遮了彩繡的小小棚子……這綠棚被吹吹打打接進到武家……武家亦在吹吹打打的音樂裡打出一個綠棚。兩個綠棚同時被掀開，裡邊是兩個小小的牌位，牌位便被人放在了前院南房的正面桌子上，便馬上被人用紅線綰在了一起。」

任美芳的陰婚儀式也有類似排場。儀式在公路邊舉行，以便完成後將任美芳的棺材抬上山，與男方逝者合葬。

任父任母依照習俗不出席女兒的婚禮，任志偉和二十餘位親戚在場。男方逝者的哥哥稱任美芳為「弟媳」，希望她「一路走好」，任志偉則抱著妹妹的棺材放聲大哭，幾次傷心得幾乎癱在地上。準備起靈時，響起辟里啪啦一串鞭炮聲，七八個孩子戴著孝帽、穿著白色衣褲走在隊伍前頭，第一個捧著慶慶公司提前做好的二人「合照」，身後的孩子扛著引魂幡和柳樹枝，還有七八個孩子與十幾位男丁合力把任美芳的棺材抬上山。

錢是男方家出的。加上當天鑼鼓隊、演出、吃飯費用，以及給女方父母8.8萬元「贍養費」，任美芳的表叔喬海軍估算，得花十幾萬元。他覺得這場陰婚挺熱鬧，形式也和真正的結婚差不多。

任美芳的棺材當天放在了男方棺材旁邊，離她出事地點不過15分鐘腳程。當地多有為配陰婚盜掘女屍的風氣，任志偉告訴南方週末記者，如果不給妹妹選定這門「親事」，擔心以後「上墳找不到地方」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稱希望通過這場陰婚，讓任美芳得到某種程度的安寧：「我妹到死都沒見上孩子一面，把她葬在這裡可以離孩子近一些，以後孩子大了，不至於不知道有這個媽。」

「我想結婚，我不想結婚」

任美芳生前在網絡社交平台傾訴過對於婚姻的糾結心事。她知道，結婚意味著離開原生家庭。

1999年初春，任美芳出生在自家院子的柴火堆上，是任母為任父生下的第三個孩子。「中午該吃飯時，我媽在廁所，我看見流血了，就回房叫人，後來看見她在一個柴火堆上蹲著，我妹就生下來了。」任志偉回憶。

5年前，任父從幹活的煤礦附近，把一個流浪女子帶回家。任志偉聽說，當時女子神志不清，說不清家在哪裡，村裡給她取名上戶



山西省晉中市左權縣麻田鎮，任美芳和冥夫的丘墳。當地喪葬習俗，晚輩先於長輩去世，棺材寄埋，暫不入土。

口，成為任父的妻子。

任志偉兄妹長大後替母親尋親，家裡也陸續來過各地尋親者。2022年，他們找到母親曾經的兒女，才知道母親來自山東濰澤縣，原姓趙，1990年前後走失，後流落到山西。

任父不識字，任母又難以和周圍人交流，這個家庭曾長期被認定為低保戶，二兒子一出生就送給鄰村一戶人家。喬海軍說，任美芳「小時候那買得起奶粉，也穿不起新衣服，能吃的也就一點玉米糊糊」。

與西交村其他人相比，這一家人屋子少，地沒新修門頭。但任美芳在世時很喜歡記錄她的家：約100平方米的小院地面並不平整，空地堆著柴火、木頭等雜物，堂屋貼著褪色春聯，她的父母、爺爺和哥哥睡在不同房間，最大最亮堂的臥房屬於任美芳。她喜歡拍自己在院子裡隨節奏搖擺的短視頻，把爸爸媽媽稱為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」。

任志偉覺得，妹妹聰明細心，性格比較獨立，什麼活都自己幹，孝敬家人，成績也更好。「讀完初中還去太原念了中專，學的園林」。

2010年前後，初中沒畢業的任志偉出門打工。那幾年，西交村周邊的小煤窯陸續關停，村裡人或者種田、收核桃，或者去縣城及更遠的地方。任志偉去過太原、河北、上海謀生，他說自離家以後，對妹妹的生活就不那麼瞭解了。

他記得，妹妹先在縣城賣過鮮花和衣服，因為掙得太少，不幹了。二人曾一起在河北的火鍋店、太原的富士康做過活，富士康生產車間有長長的生產線，每人每天做著固定的工作，也有相對穩定的收入。但任美芳干了沒多久，二人還是決定辭職，「她說那裡男員工太多，說的話有時讓她感覺不舒服」。

「她小名叫滿滿，2016年她在我朋友那裡上班，我跟她天天見面。」任美芳出事後，一位網友給她的賬號留言。這位網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，自己比任美芳大六七歲，曾與任美芳在石家莊住過幾次飯。

他記得任美芳不太能喝酒，但是朋友叫她喝她就會喝，「很單純，又很豪爽」。有朋友想把任美芳介紹給他，「我看她年齡太小了，沒好意思」。

有時沒有活幹，任美芳就在家照顧父母和爺爺，洗衣服、做飯、打掃衛生……任志偉打工掙的錢大部分會留給妹妹，但任美芳沒錢了還會向他要。「我就生氣，覺得錢為什麼花這麼快，兩個人有一百塊吵架。」

結婚前，任美芳和縣城裡其他男孩談過無疾而終的戀愛。「男方覺得我們家負擔太重了」，任志偉回憶，2021年前後，妹妹的發小陸續嫁人，任美芳開始焦慮，好像要完成任務似的，也覺得應該找個人嫁了。

「我想結婚，我想擁有自己的家，家裡有他，一日三餐，脫離我的原生家庭；我不想結婚，我還有家人照顧，洗衣做飯這些，擦一擦抹一抹，我知道這些微不足道，但家裡需要……別人說的種種，我的家庭負擔太大……我會自卑聽到這些外來的聲音，我會迷失掉自己的初衷方向……但我接受那些外來聲音，我也面對……一縷陽光我就燦爛，一條縫隙我都可以。」2021年10月28日，任美芳在社交平台寫道。

不久，任美芳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前夫王力（化名），二人在2022年上半年訂婚。訂婚當天，喬海軍看見，王家拿出10萬元彩禮錢擺在桌上，儀式一結束，又把錢收走了。任美芳2024年6月在與朋友的聊天中提到，這筆彩禮錢被王力存了起來，她生孩子時用了一部分。

兩家依照當地習俗辦了婚禮，寓意女方離開娘家、嫁入夫家。2022年7月的一天，王力從任家把任美芳接走——當時任美芳的床上鋪滿娘家女性親友給她納的鞋墊——來到二十公里外的王家門口，舉行拜堂成親的儀式。

王力家緊鄰麻田鎮中心文化廣場，是鎮上人流最密集的地方。儀式現場只有男方父母，任父任母沒有出席。「我們這的規矩，（女方）父母不能去男方家參加女兒婚禮。」任志偉回憶，那天他和任家二十多位隨行親屬坐在台下觀禮，見證任美芳出嫁。

無可挽回的婚姻

結婚近兩年間，任美芳在網上發佈過丈夫和公婆的視頻，但很少透露婚姻細節。

任志偉意識到妹妹和妹夫婚姻異常，是在任美芳生完女兒之後。他回憶，2023年底，任美芳坐完月子，和孩子一起回娘家，稱在夫家帶孩子「連口熱飯都吃不上」。2024年春節，任美芳和孩子在娘家過年，其間丈夫並未登門，春節後她抱著孩子回到夫家，發現換了鎖。

任志偉說，是妹夫先提出要離婚。2024年春天，他帶妹妹去過一次縣民政局，因任美芳還在哺乳期，又哄著王力，離婚手續沒辦成。「離就離了吧。」任志偉生王力的氣，覺得他沒盡到丈夫的責任。但他也沒聽妹妹談過具體發生了什麼事。

到了夏天，任志偉聽妹妹說，離婚會捨不得孩子，只是自己沒能力帶。任志偉提出，可以把孩子給他養。任美芳先答應了，後來又回絕，「哥哥你也沒結婚，我不能拖累你。」

「她是報喜不報憂的人。」任美芳的發小郭蓉（化名）告訴任志偉，她在2023年見過任美芳兩口子，當時不知道二人感情不好，任美芳也沒說王力有不是之處。

2024年6月28日下午，任美芳和王力正式離婚。那些天，郭蓉與任美芳一直有聯繫。二人的聊天記錄裡，任美芳多次提及不想離婚，但還是坐上王力開往民政局的車，二人先用結婚證給不到一歲的女兒上了戶口，再領了離婚證。

王力未回應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請求。9月18日，他在網絡社交平台發帖，稱和任美芳婚後有過一段恩愛時光，懷孕期間「我和我父母都盡心竭力讓她在家生活舒服」，直到女兒出生，任美芳和王力的母親之間有了隔閡。至於二人離婚，他稱是「同床共枕的人不停懷疑」的結果，也是任美芳以死相脅。

「她自來了我家，我一天沒對她不好過。」12月17日，王力的父親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，兒子在工地沒日沒夜地掙錢，他和妻子作為家中長輩伺候兒媳，把飯「一碗碗端在床邊」。

「（任美芳）除了生個孩子還付了啥了？」王力的父親稱，王家沒有拿回彩禮錢，從二人結婚到任美芳去世，紅事白事來往吃喝大多是他付錢；任美芳離婚後沒分到財產，因為財產「都是我的」。

二人在民政局備案的離婚協議書顯示，女兒由王力撫養，「從此與甲方（任美芳）無關，甲方探望女兒時須提前告知乙方」。結婚期間的債務，離婚後由王力承擔。

難以探望的孩子
領完離婚證，任美芳讓郭蓉替她保密。當晚，聊天記錄顯示，她又讓另一個發小保密。後來，她與第三位女性朋友說起，也希望對方保密。大約半個月後，她才把正式離婚的消息告訴任志偉。

她很少與現實生活中的親友談論，卻在互聯網上向網友傾訴。一個多月後，任美芳的二哥原翠軍在短視頻平台看見妹妹直播，才知道妹妹的這場變故。

原翠軍沒與任美芳一起長大，只在逢年過節親戚聚餐時與妹妹見面。得知妹妹離婚那天，2024年8月4日，他在太原的富士康工廠上班，任美芳也在太原，二人約在任美芳的出租屋裡吃了頓飯。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，那是他「這輩子唯一一次與妹妹單獨見面」。

當時任美芳的狀態並不好，「一見面就說自己不想活了」。任美芳和原翠軍說，她不想離婚，想念孩子，還生了病，只是難把這些事告訴家人。

原翠軍才知道，任美芳在孕檢時查出患有傳染病。沒人能說清任美芳為何染病，但這種病的攜帶者常被冠以「生活不檢點」的污名。

「去醫院治就好了。」原翠軍覺得事情可以解決，便給王力打電話，想替妹妹說和。「但對方斬釘截鐵地說，離婚與我妹的病無關，也不可能再復婚。」

於是，原翠軍建議妹妹在太原找工作，遠離村裡的家長裡短，鼓起勇氣重新開始。

「頭兩天還說得好好的，以後在太原找工

作，還租好了房子。」在郭蓉的回憶中，任美芳離婚後也曾打算重新開始，沒想到還是出事了。受訪親友們認為，見不到孩子令任美芳情緒激動。

離婚後，任美芳多次與朋友談起想念孩子。6月27日，她對郭蓉說，想孩子想到不行。6月29日凌晨，她在短視頻平台上發了離婚證照片，並配文：「我的寶貝閨女啊，我永遠是你媽媽，媽媽捨不得你，但我……」

7月11日晚上，她從太原趕到麻田鎮，打算看女兒，並和王力復婚。但第二天，她對朋友說，在王力家門口等了五六個小時，沒見到人。

王力的父親稱，離婚後四十天，任美芳看了四次孩子，「前三次來我家找孩子都進了派出所」。他解釋，離婚協議規定，任美芳想看孩子得通知王力，至於進派出所，是因為「她來了我家以後她不走」。

在他看來，任美芳探望孩子時情緒激動，有時甚至說要抱著孩子一起怎麼樣，因此「不能讓她隨便一個人看孩子」。

「假如我直接去他家抱走孩子，是不是犯法？」任志偉事後打開妹妹的手機，發現8月9日15:55，任美芳曾發消息給左權縣一位律師。此前幾天，她向這位律師諮詢孩子撫養權問題，並計劃8月9日見到孩子後，回縣城與律師商量要回撫養權。

18:28，律師問任美芳，是否還來辦公室。他不知道，兩個小時前，任美芳已在前夫家樓道裡服下農藥。

次日，救護車載著已腦死亡的任美芳開往王力家。親人希望她的孩子能見母親最後一面，但未能如願。

「我們離開麻田時，連著壞了三台車，當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妹看不見女兒，所以死後也不願意離開這裡。」任志偉說。

安慰與紀念

通過配陰婚，任美芳葬在了麻田鎮。在親人眼中，這是對她身後事最好的安排。她的兩場婚禮，甚至是同一家婚慶公司操辦的。

消息傳到互聯網上，激起一片罵聲。網人們說，任家是為了掙陰婚彩禮錢，將任美芳的遺體賣了出去。

面對南方週末記者，任志偉多次解釋，陰婚是當地根深蒂固的習俗。38歲的喬海軍參加過「記不清多少次」的陰婚儀式，11月上旬，他離開任美芳的寄埋墳後說，最近周邊礦上有沒結婚的男性去世了，到時候又會有一場陰婚。

歷史記載和學者調查佐證了任家的自辯。人類學家鄧國基曾表示，「華人都認為人死後靈魂就會去下面，下面的靈魂也跟我們人一樣有社會生活。如果你生前還沒有結婚，下去是會孤單的。陰婚本身的功能是安慰死者，也安慰活人。」（詳見南方週末2021年1月報導《民間冥婚調查：「根深蒂固的是中國人對死亡的理解」）

更多網友選擇其他方式表達安慰。不少女性在任美芳的短視頻賬號留言，訴說自己的不幸與同情：「我雲南遠嫁山西，熬了20年的婚姻，去年離婚了，淨身出戶。離開了的婆家，回不去的娘家，我沒有想過死，我要好好的活著。」「傻妹啊，以前我也跟你一樣的經歷，也是一樣熬過來了，你為什麼那麼想不開呢。」

幾乎每天晚上，任志偉都要在網絡直播中回答網友對此事的疑問。網友鼓勵他為妹妹討說法。他以父親的名義，起訴王力及其父母侵犯任美芳的生命權、身體權和健康權；左權縣人民法院已受理該訴訟，將於年內開庭。

廣東汕尾網友劉琦琦製作了幾本紀念相冊，其中一本取名為「果任兒意難平」，裡面有任美芳和孩子、家人的合照。

劉琦琦告訴南方週末記者，她是一位以製作電子相冊為業的單親媽媽，曾遭遇家暴，原生家庭不好，但她沒有想過輕生。看見任美芳的故事後，劉琦琦「想以自己的方式給她家人一些安慰」。

如今，這本相冊就擺在任美芳家中的沙發上。這個家裡依然掛著任美芳出嫁時張貼的「囍」字，但當時鋪的紅色地膠已斑駁，被一塊塊黃土覆蓋。

錢昆歐遊打油詩

偶得

教堂鐘樓樓禮堂，
映入樹中影影彰。
止步靜觀忙拍攝，
百花穹頂出彩像。

